

張之江先生著

證道一助

李烈鈞題



張之江著

證道一助

廣學會出版

證道一助序

民國十三年冬。建奉馮公煥章之命。校閱西北各軍。始謁公於張家口。都統署。謙和誠摯。有以異於世之所謂達官者。遂心儀之。迄十五年春。馮公以國政多艱。軍閥跋扈。慨然下野。冀犧牲一己以救時。付公以統率西北軍重任。建留參軍府前後三月。益獲親承丰采。見公體道之誠。行道之勇。私幸得一師表。終身事之而無憾。不意奉魯逆軍進犯順直。西北軍退守南口。建適以事留滯燕都。倉卒不及隨軍北返。道途阻絕。不得已而南赴粵。既又回蘇。暨黨軍底定東南。建復被命承乏蘇政。蓋未能還以事公。忽忽一年又半矣。今公代表西北軍來首都。憫青年之失導。時爲首都民衆及滬市同志講述基督教義。受其化而返於真理之途者。蓋不勝屈指。舊友陳維屏牧師於

冬至嘉節。招信道同人談道於其寓舍。公與夫人偕臨。討論甚歡。既而公出。所著證道一助授建。屬爲之序。以建見道之淺。又烏足以序公之書。雖然。以公愛建之篤。而知建之深。且公所言。道卽建所深信之道。又烏可以無言。經有之曰。義人以信得生。又曰。道卽上帝。萬物藉是以造。凡被造者。無一不藉是以生以成。是卽人之生命。亦卽人之真光。懿歟盛哉。此論道至澈之言也。蓋人爲天之一分體。其體質旣無一不藉天之原素以成。卽其運用亦無一不藉天之公例以行。順乎此公例者。卽以生以成。以繁昌而光耀。拂乎此公例者。卽以夭以毀。以黯淡而滅亡。故人必與天契合而一致。卽爲人之道。不能不體天。而求合於天道。蓋天外無道。道外無人也。基督教義乃發明此理。而導天下後世以赴此的者。故經有之曰。是乃從上帝生者。又曰。道成肉身。蓋謂卽人卽天卽道。惟基督乃天人合一。可爲人類之標準。卽爲天道之結。

晶也。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夫天道至簡也，而又至賾。至大也，而又至精。此豈人之知識所能窺測哉？抑及其攷察之久，而得一二知識，而日用行常之環，迫於吾前者，不吾待也。故衣，吾信其可衣也，而衣之；食，吾信其可食也，而食之。吾人之欲求道而期合乎天者，惟在得至真至確之導師。此導師卽降衷下民之上帝。充塞宇宙，無所不在也。自古迄今，完全表現之者，厥惟耶穌基督。人欲求生命，欲得真光，而取至簡至捷之徑，厥惟信仰。夫有是信仰，則雖知有所不及，學有所未精，而足以應日用行常之至吾前者，上之可蘄至於道，下亦不至墮入於黯淡滅亡之境。故曰：義人以信得生，甚哉！吾人之不可無所信仰，而信仰不可不歸於上帝。卽不可不歸於基督耶穌也。今讀公書，益覺斯義之發明昭著。書中所述秦皇島脫險，及二里岡破敵，白河禦水，熱河班師諸事，純以信仰而從容應付之。豈

非所謂以信得生者乎。至述苦讀新舊二約而見道愈明。信道愈篤。且因此對於證道救人之事益加迫切。甚至敝屣榮華。犧牲一切。而無所不可。豈不以道卽生命。道卽真光。舍是別無可以得安慰而增光耀者乎。公發行是書。志在喚醒羣生。拯救陷溺。讀是書者。尙其深切研究。以爲信道之引端。由是以進讀新舊二約。庶乎不負公之苦心也。公曆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卽民國十六年基督誕節前一日上海鈕永建謹序

證道一助序二

老子曰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斯惡矣 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矣 莊子曰 通天下一氣耳 神奇化爲臭腐 臭腐復化爲神奇 是以孔教之末流有塾師 道家之末流有方士 浮圖之末流有游僧 景教之末流有僞教徒 勢所必至 無足深怪 未可以其末流之失 蔽罪於孔老釋耶 而誣及賢明高足也 朱紫莫奪 正鄭有別 世有達者 當能辨之 竊初於基督教義茫如也 近游洸威將軍張公幕 越二年 見其誦經祈禱 精進無已 又深知其爲人 於史遷所謂臨財廉 取與義 分別有讓 恭儉下人 常誓奮不顧身 以急國難 頗有國士之風 蓋其所以深探而力取者 將於是在矣 將軍示以近

著證道一助 伏讀而思之 然後知基督教義之所獨至 在於易知易能 感而遂通 如磁石之引鍼 其仁有不期而自至者 象胥以聖靈恩典目之 儻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乎 烏虜 井龜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於虛也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 篤於時也 俗士不可以語於道者 束於教也 趨時背道之弊 於今爲烈 而孔老釋耶 至不免爲當時所詬病 洵蚍蜉撼大樹已 易傳曰 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 夫惟篤信之士 身體力行 而道始發潛光 願以是書貢諸知言君子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二十日濬縣孫至誠謹序

證道一助

鹽山張之江著

我嘗看到先知耶利米書一章五節說：「你未出母胎，我已曉得你，」可見上主召人，不是在既生之後，實在於未生之前，保羅所說「預定」兩字，實在不錯。我在沒有認識主的時候，常遇着絕處逢生的事；及今回想，深覺得全是上主的默護。現在我要敘述一件事，作這書的開端。

我原是從事革命的一小份子，辛亥年，我在陸軍第二十師當軍官。因灤州起義，清廷搜捕黨人甚急，不得不暫行遠引，另圖大舉。既抱定了南下加入北伐軍的志願，於是就離去永平，泛海而準備南下了。當時我很愚拙，行李中還帶了些武學書，軍服，等等；並戴了一條假髮辮，都是犯禁的東西。且經過許多清兵的防卡子——專爲查拿革命黨設的——若是檢查出

來，就有性命的危險。誰知「真神上帝」對於心地愚誠的人，偏加愛護，得以化險爲夷。路經秦皇島，暫寓旅店中；喘息未定，即有許多兵士到我房裏，更番的檢查，幸而不很認真。我覺着此地萬不能久停，就急欲航海而南，託店主給我買一張船票。一會兒，店主來說：「現有一船開往上海，人已坐滿，我代你設法買了一個煤艙的座位，你若願意，就可以去。」我於是僱人扛着三件行李到碼頭去，那時，碼頭上有許多戴紅纓帽專任檢查的官兵，異常嚴厲；我心裏恐惶得很，以爲這一回是決無倖免的了，惟默禱上帝拯救而已。不料檢查者將我的一件行李解開約有一半，忽然直起腰來說：「讓你去罷。」那時，我髣髴從百丈危巖掉在一團軟棉上一樣；又驚奇，又慶幸，感謝上帝的殊恩不已。回頭一想，實在是從虎口中坦然出險，我愈想默默中確乎是有神的拯救。這是我未曾認識主以前所感受的大恩，真是永遠不

能忘的。現在且把我皈命基督的經過事實簡要敘述出來，以爲證道之助：

我賦性迂執，對於任何道理，不輕易贊同，也不輕易毀謗。自己常以不沾染社會上的污濁，作一個好人也就夠了。不懂得甚麼叫宗教，至對於基督教，更是十分懷疑！以爲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傳教，不定是有甚麼用意；但無論如何，總是與中國不利的；這是我民四以前的見解。自民四這年起，實爲信基督的動機。是年，在四川省和馮公玉祥相遇，因爲與馮公有革命同志的關係，從此就甘願作他的部屬。和他共事一方，繼續努力，以期完成救國救民的事業。當時，每與同行的時候，他就邀我到青年會，與我介紹會中的朋友。我覺得那些朋友們，舉止端正，態度謙和，與普通社會的人大不相同。這是我頭一次與教會中人交接，所以我格外的注意，用心考察；雖不

能盡人如此，然大多數都是與流俗不同的，當時我頗受感動，因此我對於基督教的懷疑，較前稍爲解悟了。可見行爲感人，比較言語的効力更大。基督教的種子，從此就撒在我心靈裏了。

是年，袁世凱稱帝，馮公連合蔡鍔，共同討袁，我奉命代表到成都，接洽革命倒袁的事；我見成都教會中的朋友，從事革命的運動，都很熱烈。他們對於袁氏背叛民國，都是憤不可遏，比一般人誠懇的多；當時，我心裏十分驚奇，覺得教會中所造就的人，於國家人民不但無害，而且是大有益的。倘若全國的人都能照這樣，國家還怕不强麼？并想到當今一般有權勢的人，大概都是犯罪作惡，毫無忌憚，倘使教會中的人得了權柄，一定不會自私自利同流合污的！這時，我對於基督教義，雖然仍不甚明白，但深覺裏面必含有神祕和不可思議的効力，把以前的懷疑去盡大半。

受的大感動，至今還不能忘。

民五，由四川回駐廬房，馮公時常請京中牧師查經講道；在那個時候，我心中僅僅覺得這道理不錯，至對於其中的奧妙，仍是不甚透徹。

民七，本軍開到武穴，那時，第十六混成旅大受逼迫，四面楚歌；我奉命出使各方，路過九江，住在吳公金彪家裏，他是五十多歲的老人，態度活潑，好像孩童似的，並無半點暮氣和官氣，每日早起，即行操作，待人極其誠懇，好像自己的弟兄一樣。每逢喫飯時，必祈禱謝恩，這是我頭一次看見，真是無終食之間不敬慎莊嚴！我亦隨同閉目，聽着所禱告的言語，大都是「知足」「感謝」「報恩」等話，當時，我就覺得吃的飯格外有滋味。禮拜時，我看見他的夫人，性質樸誠，氣度慈祥，并能作很有條理的禱告，當時代馮公及十六旅禱告，極其懇切；又引出一大羣的小孩子來叫我看，且告訴我說：

「這都是我的兒女，」我很詫異他的兒女何以這麼多；仔細一打聽，有一半是他撫養的孤兒；又參觀他所立的醫院，和種種慈善事業，在別處是少見的！真是樣樣有精神，有條理；素日人僅知吳公金彪不過是北洋派裏的一個老官僚，萬想不到他有這樣的行爲；其實，他不但和一般的官僚大大相反，即使求之當時社會中，實亦不可多見，真是叫我傾心佩服之至了！因此，我愈信基督教義裏面，真有不可思議的神祕，和不可測度的功效了！這是我第二次所受的感動。以後往來經過九江，深願住於吳公處，多聆教益。

及至湖南常德那裏，（七年的下半年）我就發動念頭，要常到教會裏邊聽道去。那時，長老會有位張牧師，他給我記了名，當年就領了洗禮。領洗以前，屢次夢見在盆裏或河裏沐浴，這或者是主默示的預兆！當我領洗時，自己很知道程度太淺，對於聖經更毫無心得；資格不夠，當然不肯冒昧。

領洗，因為張牧師和馮公誠懇的勸導，覺得不好辜負他兩位的美意，這纔聽從了。但我心裏常常思想：「我既然已經領洗，若是還不查經，不明道，不但對不起自己，更辜負介紹人的美意，」從此，就立志研究聖經，或在軍中公餘之暇，或在旅行的時候，無論乘船乘車，查經祈禱的工夫，從無間斷。有時因公謁見當道，在客廳裏等候的時候，往往工夫過長，有限的光陰，要白白的虛度了，未免可惜，所以我也利用這時間，將我衣袋中攜帶的經典打開來讀。心目既有所屬，也覺得從容不迫。在類乎這樣光景的時間裏，得的進益，實在不少，我覺得上帝時常用他的恩膏來澆灌我，所以我對於讀經禱告的工夫，以及靈修禮拜的熱度，日益增進，從此有加無已了。凡有關於闡揚主道的書籍，無不廣搜博採，有幾種叢書，如基督教與教育之關係，基督教與家庭之關係，基督教有益於民國，泰西法政之助力，善惡之終始，等

等，都是漢陽張仲如先生所著的，讀後得益不少，所以我對於張先生是非常的佩服。

民八，我奉命赴天津，適逢青年會廿五週年紀念大會的時候，由陳子誥牧師介紹，纔認識張先生（張先生時爲南開學校教授）。聽他講道，圓通廣大，旁徵博引，迥異尋常。當時我就請教他說：「如何方能得着基督的道呢？」他告訴我說：「新約一書，妙理無盡，十年讀之，十年進境。」這幾句話，深深印入我的腦中，我就真真確確的實行起來了。從此研究聖經的工夫，大大的猛進，不但守晨更無間斷，而且無論何時何地，必定攜帶聖經，無須臾或離，無片刻或忘，如同我的生命一般。並且在軍中努力提倡查經班，祈禱會，以期善與人同；雖在戰陣之間，亦決不忽略忘記。又自己約定，每年最少限度，必讀新舊約全部一遍，週而復始，我的意境，漸漸覺着比從前更

清澈的多了。我既然蒙了主耶穌的大恩，兼得張先生的指導，更覺得有讀書求學的必要。常謂舊約上摩西以賽亞但以理以西結諸大先知，和中國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老莊古聖先賢同出一源，同是一個宗旨——就是「覺世救民」。例如伊尹說：「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這一章的意旨，與摩西以賽亞以西結諸大先知的教訓極其相合，以及「尊天」「敬天」「法天」「順天」「昭事上帝」等等……足見都是崇奉一個真主。所以我常以為古聖先賢均兼有大宗教家的資格，要是把許多有關於「天理」「天命」「天德」「天道」的奧妙，從而發揮闡揚，博採旁徵，融會參合，對於啓發感化引人歸主的効力上，一定可以增大，叫許多人都曉得「道之大原出於天」。信仰統一，精神化合，這就是救世度人的綱領，使人格外容易領悟。耶穌嘗